绪　论

文化现实是体现文化的碑铭，而神话是道德准则、社会组织、宗教仪式和习俗的真正依据。因此，神话故事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影响不仅超出了故事讲述活动本身，它不仅从生活汲取营养，它还制约着文化的许多方面。它是原始文明的信条，原始文明的脊柱。①

——马林诺夫斯基

一

神话是原始思维的形象展示。这种展示是通过幼稚的幻想方式来实现的。而这一切又以蒙昧时期原始人的生活需要为前提。因此，作为原始文化现象的一部分，神话乃是原始人意识中复杂的、萌芽状态的因素浑融而成的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正像德国哲学老人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神话与语言、科学、宗教、历史、艺术共同组成人类文化整体的含义②。

中原神话是中原文化的源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社会的原始文化，在中原神话里保存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在中原地带（指包括河南地区为主及其周边的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湖北北部等广大中原文化区域），多种部族的融合、交汇，逐渐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实体之后，中原大地上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华夏文化。此前，从盘古、女娲、伏羲、炎帝、黄帝等神话到以古帝王为中心的神话传说，构成了宏丽、丰富、灿烂、辉煌的中原远古文化图景。这些庞大的神话集群，是我国史前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的缩影，也是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

对于中原神话的研究,以往研究者的视野,一般都停留在古代典籍、文献记载的资料里。这些记载比较零星片断，因而给人造成支离破碎的印象。从目前大量流行的中原地区的活态神话分析，当年中原神话的蕴藏量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贫乏。造成典籍中神话贫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口头神话传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没有得到科学的采录和保存。因此，长期以来，在海内外一些学者头脑中形成一种假象，即中国没有神话，或者说中国很少有系统、完整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中原神话里探索“东方文明的曙光”这一重大课题，必然是艰难的。至于想从对中原神话的研究中建立中国神话学体系，就更不容易。正像钟敬文先生在《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 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仅保存了若干断片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那光就理论上讲，也不是很通顺的吧。何况在事实上，更有着足以摇撼这“见解”的证据呢！③

接着，钟先生又说：

> 过去“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固然相当地保存着神话和传说,但现在还泼剌(辣)地存活在民间的农夫、樵子、渔妇们的口碑中的神话和传说等真可说是相当充实的、闪光的宝库！对还传播在民间口头的,第一步的工作,确须到那里(民间)去

采访、记录。而这种工作的困难，恰好和民间口碑在学术上的价值成个正比例。④

钟敬文先生在 60 多年前，对中国神话蕴藏量丰富程度的约略估计，对采录民间活神话工作意义的评论，乃至中国神话学者应走的道路，是抱有极大的信心和殷切的希望的。

60 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民间文化也得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经过了 10 多年多次采录的田野作业之后，我们不仅从民间搜集到了丰富的远古中原神话的整体资料，而且，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喜悦的进展。大量活生生的中原神话的各种形态的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中原远古文化以及华夏文化的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钟敬文先生对此赞之为中国神话研究者的‘福音”,也是世界神话学者的‘一种机遇’⑤.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研究中原神话深层文化价值内涵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从古老的中原神话遗存里，已经可以看到古代东方文明灿烂的曙光了。

二

中原神话的文化价值内涵,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一样,具有诸多相同或相近的内在因素。诸如其中的原始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内涵，表现出原始人企图认识客观世界和解释客观世界的愿望；又如，其中所反映的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发展经过的生活实际，属于史前社会历史的范畴；再者，神话中涉及人种起源的故事，包含有社会人种学的大问题。至于人类早期的种种文化创造的神话，无疑是人类科学文明史的先声；神话中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观念和习俗等，又都属于原始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

我们这里要重点指出的是，中原神话的文化价值内涵除了具备上述的共性外，还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原始先民“心智”结晶的

特点。这些特点，又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神话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原神话是产生、发展于河、汉、江、淮流域广大自然地理范围的华夏文化的原始文化现象。它主要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汉水、淮水流域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古代典籍里记载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如今尚在广大群众口头流传的汉族活态神话也是如此。特别像河南一带，活态神话的分布相当集中，而神话中的地名多与大中原的山川河流或具体历史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情况表明：地理环境、地名的由来与神话有关。因此，中原神话的地域确定性和传播的扩布性，对研究其科学价值便具有了相当的权威性。神话中许多地点、人物事件，据证明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正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说的“用神话作为人类思想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的一种手段，是一门科学。”[⑥]研究中原神话，密切注意其中所保存下来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的证据，就显得特别重要。事实证明：我们一旦脱离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去探索神话的轨道，便会失去本民族神话研究的民族特质。可以这样说，探索中原神话的文化特质，如果忽略甚至无视其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文化价值，将是“缘木求鱼”，“无的放矢”。

其次，中原神话生动地折射出前华夏文化众多部族发展、融合、壮大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多元化和发展的文化中心特点，就表现在这里。泰勒认为：从原始社会的某些蒙昧人或野蛮人的“宗教体制”的详细记述中，除极少数例外，总是发现“主宰一切的神的精灵界出现的时候，带有像人类部落的首领那样的特定性格。此一民族中的这些灵物较之另一民族中的，在其本质和职能方面无论如何也不相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每一个都是具有特定意义和起源的特定的神学形象，并且在各种不同地区以这种姿态呈现出来”[⑦]。用他的这种观点衡量中原神话的众多神界著

名人物，大体也接近实际。华夏文化在形成之前，中原地区的部族聚居的情况相当复杂。炎黄集团、东夷集团等许多部族之间的迁徙、流动、兼并、融合的活动是频繁的。直到黄帝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完成统一中原大业之后，华夏文化的规模才告形成。在中国上古史前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各部族文化中叙述的神格人物，往往就包含有他们的部落酋长的功绩和品德对该部族的强大影响。特别像中原洪水神话里的兄妹婚保护神表现出的庇护本部族的神圣作用，显得尤其明显。他们的这种精神信仰，在不同部族图腾信仰的融合、变异中都有所反映。同时，这种部族发展中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正是研究中原部族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

中原神话像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是原始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事实变为神话的最初和主要原因，是对万物有灵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达到了把自然拟人化的最高点”⑧。许多神话的情节，“通常是产生的那个时代人们严肃信仰的信条”，这些神话的创作者把天体、气象变化，人类起源和观念、信仰，看作是很严肃的思考和真实的存在。古代历史学家所整理、编辑的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华夏种源谱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在炎黄集团之前的诸多部族(如盘古、女娲、伏羲等)在中原地区居住、活动已有很久的历史。这些前炎黄集团之间融合的部族发展史，在大量神话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演变轨迹。许多中原洪水神话都曲折地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可以说，这类中原神话正是中原部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第三、中原神话认识和解释自然天体宇宙的形成和运动的原始思维模式有它独异的特点。尽管这个牵涉原始人哲学思维的问题，与其他民族有某些相像的地方，但它更典型地代表着东方文化思维模式的特点。例如，关于宇宙生成的阴阳五行本原论和天体演化论，就充分表现出了华夏民族的思维特征。它与埃及、印度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非洲地区部分国家的神话不尽相同。中原神话中所蕴含的这种文化遗存，为周秦以后许多哲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哲学思维的深厚基础和理论总结的必要条件。当然，在周秦哲学流派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神话观念的置换变形，但中原原型神话所包含的文化思维的渊源作用、原型作用却始终没有变化。与此相关，中原神话里所包含的科学思维因素，形象上虽表现为幻想的特点，但由于其中有原始人对自然天体宇宙规律的长期观察以及由此所积累的感性认识，因而，往往又和科学规律和知识相契合。这是原始神话中极其宝贵的文化内涵。像"宇宙蛋"的天体形成神话，其中的天地分离和循环运动的天地再生观点，就与近代西方科学理论自然暗合。中原神话里的这种科学先导意识是屡见不鲜的。

第四、中原部族的发展事实在神话中的出现，奠定了中华民族史前史研究的基础。尽管中国上古史的谱系在神话中并不确定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甚至愈是荒古的神话人物进入历史画廊愈晚(如最早的"宗禹"，以大禹被尊为始祖，以后向上延伸到尧、舜，进而上溯至炎、黄二帝，而后才祖述至三皇。至于创业的盘古，被尊为人祖反而更晚)。但是，史前社会的神话确是早已存在，并在人们心中具有崇高的神圣性。这些部族首领多半是传说式的，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有某些重大创造发明的象征性人物，但作为某一时期的这类文化等方面的代表人物的名称，自然要受到氏族或部落成员的崇敬和爱戴。这样的神话人物也自然要被尊为领袖载入史前社会的史册。那些产生早、记人文献和史书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情况复杂，未能被科学采录；二是后世史家在认识上未能及时得到共识。这些原因并不能否认这些神话人物存在的客观事实。远古神话历经变迁，其中虽有后世思想、观念的渗入，但就其本体特性(神话意识)而言，并没有失去其文化价值意识的内涵，且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保持着生命力。甚至直到今天，还以活生生的姿态在民间传播着。正是这些远古神话遗存，填补了我国前传说时

代历史的空白。这正是中国古代帝系神话产生的原因。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容低估。

第五、中原英雄神话形象地记录了华夏先民在远古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业绩。它是先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改造客观世界的智慧和才能的荟萃。许多半神半人的神话传说人物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直接参与发明某些文化事物的；有的是某种文化事象经验的总结或改进；有些则是利用自身的政府职能、地位，成为某些生产技术的推广者，等等。不论这些神化了的人物在这类神话传说中的事迹何等神奇，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既神圣又现实的，可尊敬和可信赖的。就中国科技民俗的特点而言，许多生产技能的产生,往往具有神话追踪的‘ 溯源性 ”:像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等，都是许多文化发明创造的始祖。无数先民的文化创造业绩，都汇集在这些彪炳日月的神话传说人物身上。神话里的这些文化创造业绩，我们从中原地区的大量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中原神话作为东方文明的起源是勿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六、中原神话对中原民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多产生和形成于上古神话时期。几千年来，它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劳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有的盛传至今，有的已被淘汰，有的重新产生和发展。不论物质生产民俗、社会人生礼仪、酬酢习俗还是精神生活民俗，许多都从原始神话演变而来，从而产生了对人们约束和规范其行为，陶冶其思想、品德的精神文明的功能和作用。这也就是法国社会学派关于神话产生民俗、民俗印证神话观点产生的原因。例如,女娲创世、造人、制婚媒的神话中关于议婚的种种仪礼习俗，有的一直沿袭，至今尚在民间传承。有的神话人物因为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帮助人们(族裔)战胜了困难,庇护生民平安生活,因此,今天还有关于祈求其除灾降福习俗的实物存留人间(《盘古降雨》、《女娲祈晴》等),

许多习俗在演变中产生了变异（如关于对“兄妹婚”认识的先后观念的衍变),尚具有社会学的不同社会形态发展的痕迹,如此等等。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有种种民俗事象的出现。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中原神话所反映的这些民俗事象，贯穿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中。它为我们探讨华夏文化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活的科学依据。要打开中原远古先民们的生活、心理的‘窗口”,从中原神话中的民俗事象入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子。

第七、原始民间信仰的产生与自然神或半神半人英雄的崇拜有关。原始信仰属于原始宗教观念，是原始先民认识事物的观念形态的产物。它的产生，首先是由于对神灵的超自然神力的崇拜和畏惧，企图通过原始的祈祷仪式，求得神明的庇护，除灾降福。这是原始人功利目的的反映。其次，是由自然崇拜到“尊祖”意识的表现。这既是为了报答祖先神力的保护和怀念氏族酋长创造和发展本族系的功业，学习其崇高的品德；也是为了通过简易的、原始祭祖仪式来教育后代。中原神话所反映的原始信仰，大体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其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在这里所表现出‘尊天敬祖”思想，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远古的神话人物，多半不仅被视为改天换地、除灾降福的天神和英雄；而且，往往被尊为本部族的先祖(或叫‘人祖”、‘人祖奶’等)而虔诚祭祀。这种民间信仰和仪典，到后来,就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隆重的‘国典”。这样,不少神话人物都成了至圣、至尊的崇拜偶像，甚至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神话人物中那种立下创世、造人功勋的大神(如盘古、女娲、伏羲、黄帝、大禹和商伯大神等),他们的故事不仅仍然在中原人民中间广泛传播，而且至今保存有对这些大神隆重崇祀的仪典活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人们的思想之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些崇祀仪典活动中，人们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繁殖的文化价值意识表现得尤为充分。长期以来，这些神话人物创立的道德规范和赫赫功业成为中原人的精神支柱。这种民族意识，

今天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中原一些著名的庙会文化就是这种意识的集中反映。后来，庙会上的祀神、祭祖活动与当地的经济、贸易活动结合起来，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原始民间信仰在远古神话里是那样古老，一旦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结合起来，就极大地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因而又显得那样年轻。这种古代东方文化的独特模式，是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多见的。它既有深远的传统文化历史，又有广泛的现实生活需求。因此，它才能深入人心。中原神话中的信仰以及与此同时存在的祀神仪典、祈祷式的原始巫术行为,在今天看来,虽然已非科学的意识、行为,但在远古的原始人看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它作为研究原始文化的对象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八、中原神话对原始艺术创作的影响。原始艺术具有古朴、简单和很强的实用功能性特征。其中的观念、信仰，与当时的民俗文化常常融为一体。譬如，人间和阴间的互通，人死后灵魂进入另一世界永生的观念、信仰，远在六七千年前的墓葬发掘中就已得到证实。特别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发掘中，就已经有了死者“骑龙升天”的神话图像，出现在墓葬的蚌壳摆塑的艺术创造中。这种原始观念,与《黄帝骑龙升天》神话相一致。可见,中原神话与原始民俗艺术创作在墓葬中的运用关系密切。至于濮阳原始墓葬中“死者骑龙升天”图像中的死者是否就是黄帝，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这一时期，关于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观念，关于借助龙这一灵物可以飞升天界的信仰已经形成。它被用来作为墓葬艺术创作题材的事实说明该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反映出原始宗教观念、原始宗教仪式及其所具有的功利性。中华民族崇拜龙图腾的信念,一直可以上推至 7000 年前,这一事实,便足可动摇传统的关于龙的形象到商代才定型的观点，这是龙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原神话对原始艺术的影响，其文化史价值之重大，自不待言了。

至于河南淮阳因伏羲、女娲神话而产生的‘泥泥狗’泥塑和‘担经挑’歌舞艺术,年代久远,更是民间宗教艺术中长期传承的典型。它里面的神话意识，透过古朴的艺术形式，更是闪耀着东方文化的光彩。

上面列举的诸多方面的内容,正是人们早已感受到的它是照耀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灿烂曙光，它预示着这些文化之光对今天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而确立了中国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光荣地位。神话靠口头传承,它与原始建筑、绘画、岩刻艺术、器物、祭器纹饰、音乐、舞蹈、模拟哑剧、墓葬石刻(砖刻)艺术等,都有密切关系。但是，神话又属于相对独立的原始文化实体。它伴随着历史而发展，包括其中的观念、信仰，都属于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后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但其神话本体意识却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原远古神话中所蕴蓄的古代东方文化的初期信息，也是真实可信的。

三

中原活的神话遗存的科学价值如何？这是评论中原神话首先要遇到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从群众中采录的神话遗存的可信性和科学价值。如果对这些口碑神话遗存持否定态度，一切便无需谈起。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中原活神话资料进行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剥离其杂质,还它以本来面目，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下面我们就着重谈一下对中原神话的科学价值的看法。

首先，要明确鉴别神话的标准是什么？19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世界落后地区的一些民族中尚流传的活神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方能称得上原始神话：一是所讲的故事在野蛮民族看来是确实发生过的，真实可信的。它对这些民族的生活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具有严肃、强大的精神约束

力量。二是神话与仪典有因果关系：神话产生于仪典，仪典解释神话。神话要在特定的宗教仪式举行的场合，由特定的部族的巫师或首领,用特定的方式(如吟诵等)讲述。一句话,神话必须具有在原始人看来是真实的和神圣的，并能对其生活产生功能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不如此，便不能叫神话。这种看法，从真实性和神圣性的要求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神话与仪典的关系来看，就不尽如此。因为世界上不少落后的野蛮地区（如非洲、南美洲某些地区等）在许多宗教仪式举行的过程中，都不讲述神话。因而，神话也不是从仪典中产生的。德国“仪典派”的观点，有不少学者并不赞同。因此，不能把“仪典派”的神话学观点绝对化。另外，对仪典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化,认为凡是一说仪典,就必须有完整、隆重、繁缛的一整套规定的仪程。实际上，像今天有些地区的部族宗教仪典这样的规模，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原始社会,最原始、朴素的宗教仪典、程序,往往只举行简单的祈祷仪式，贡品也很简单。因此不能把这类简单的祈祷仪式，划在原始宗教仪典之外。

其次，中原神话的真实性和神圣性表现在哪里呢？如何评定它的科学价值呢？中原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形成的过程复杂，神话的部族属性也纷繁、多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大的神话系统(如盘古、女娲、伏羲、黄帝、夸父等),至今在群众中仍有很深的精神约束、规范作用。这些创世神话的大神，都被尊为“人祖”。与这些神人有关的神话故事，也都被信以为是真实的和神圣的。祭祀的仪典，经过历代官方的提倡（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精神统治手段）已经规范化了。尽管后世祭祀的功能作用和群众的愿望，不断渗入后世的思想因素，但考察其与神话原型的渊源关系，线索是很清楚的。它与该神话的宗教仪典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除此之外，在其他许多中原神话里，宗教仪典的痕迹就比较含混不清。有些甚至停留在原始状态的、简陋的祈祷宗教仪式阶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但从对这些神灵的虔诚、信仰程度来看，并不低于举行大型仪典活动的神话(像《牛郎织女》、《商伯盗火》、《嫦娥奔月》、《大禹治水》以及有关的‘乞巧节’‘中秋节’‘火神祭’等)。这些民间祭祀神话人物的仪典，决不因仪式简朴、原始而影响其原始文化的社会功用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如今规模盛大、隆重的祭神祭典,原来也是十分简陋的,直到后来,被官方化以后,才具备了现在的规模。如河北涉县娲皇宫“朝台”活动的前身，也不过是粗糙的石窟和后来的“三楹祭庙”而已。其间举行原始宗教仪典的场合、规模、仪式程序的规定等等，都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看待中原神话的真实性和神圣性的神话特质问题，而不能用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

第三、中原地区为什么至今还保存有大量神话遗存呢？中原并非偏僻边远山区，几千年来中原文化又地处发达的典型地带，为什么至今在群众中依然流传着远古神话，或远古神话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呢？应怎样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呢？

1. 中原是华夏文化形成的中心地区。不论考古发掘或文献典籍记载,都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远古神话在这里,流传集中，形态、品种齐全。尽管记录的文字资料比较片断、零星，但它却像从云雾中看龙的形象那样，这里一鳞，那里半爪，总体上早已经显示出了龙的整体形象。它透露出来的古代神话信息是十分丰富的。以往由于社会上的文化人对神话持有偏见，个别记录者的目的、动机不同和方法的不科学，无法把蕴藏在广大中原地区的口承神话，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由于时代赋予了我们得天独厚的大好机遇，那些保存在群众口头和记忆里的活神话，便像出土的璀璨明珠一样，给人以闪光耀眼的绚丽景象，使人产生目不暇接的惊愕。

2. 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延续最久，传统文化像农业经济一样,很少变化,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状态。农民的生存、发展和繁

殖的文化追求内涵也很少变化。再加上超稳定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延续了两三千年，国家十分重视文化的承传与道统、学统的沿续，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深深积淀在中原人民的心中，流传在民间的口头便是十分自然了。在远古神话里所反映的这种追求，不仅变化不明显，甚至这种因许多创世神话而形成的民俗信仰，共同构建的一系列完整的文化模式，也一直规范着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文化统治作用，就成了保持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诸因素之一。它所产生的民族意识凝聚力，不仅在保存远古神话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还随之在后世的历史长河里，产生了许多从原始神话里派生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传闻。所有这些，在中原重要神话的流传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原始神话及其附丽的民间神话传说集群。它以权威的佐证作用，肯定了中原神话的科学价值。这些佐证作用，也保证它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从“尊祖”观念而兴起的隆重的祭祀“人祖”等宗教活动,到与农村农贸经济活动相结合的“庙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促进远古神话的广泛普及化的积极作用。盘古、女娲、伏羲、黄帝、商伯等神话，之所以至今仍能保持深入人心并达到人皆信以为真的神圣程度，原因就在于此。特别是，由于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一致的情况下,表现在“尊祖”祭祀活动方面,官府(甚至皇家)利用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就把这类祭祀仪典活动，推向影响更加深远的地步。这一点，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这样，就可以使远古神话的社会功能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这种官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便是中原远古神话得到了保存甚至弘扬的主客观因素和条件。

以上几个方面，主要论述了古代中原神话现象的特殊存在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西方或其他地区的文化现象所不具备的。它是形成中国神话乃至中国文化特色的物质基础。当然，现在采

录的神话资料中存在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其中虽然有相当大部分是接近原始神话的珍贵作品，但也有一些是经过后代的宗教(人为宗教)化的改造,它已经渗入了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因素,使原来神话的原始意识容易受到曲解 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带有采录者从文艺创作角度进行加工的痕迹。因此，对这些活态神话的复杂状况,应该进行科学鉴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做一个总的估价。这些资料中不论渗入了多么明显的后世思想内容,失落了多少原始神话意识的原有成分,其中包含的原始神话意识和情节，仍然是明显而勿庸置疑的。因此，如果给以科学的鉴定,拂去其蒙上的灰尘,剔除其中的杂质,便是异常珍贵的神话科学的研究对象。对这些活的神话遗存，首先是尊重和保护它的原始文化价值形态 同时,也要进行认真的鉴别和整理,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体系服务。那种一味采取怀疑、冷淡或否定一切的简单化态度,是不足取的。因为,鉴别与整理本身就具备着极高的文化史研究价值。

四

中原神话在中国神话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首先取决于它在上古中国文化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特别是,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交往,部族联合、兼并、融合,最后形成的以炎黄集团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构成了辉煌的古代东方精神文明。尽管民族之间四方杂处，互相影响，文化形态极为复杂。但是,中原神话之所以地位崇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之所以能影响周边地区的文化,就是因为其中吸收、融合了周边民族文化内涵的精华，从而丰富了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缘故。

民族神话的世界文化价值，在于它首先是具有民族和时代的特征 但同时又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民族

的神话的精髓，以丰富并提高自身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吸收，主要因为（其他民族）神话激活了已经存在于他们氏族意识中的某种感情，吸收其和自然斗争的精神力量，并汇入本民族的神话创作之中。正因为这样，中原神话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中心地位的作用。对待这个问题，明确以下几点很重要。

1. 全国许多地方流传有母题、人物、情节、事件相同或相近的神话异文，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从宏观上来讲，古代东方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有共同的属性。神话不可能孤立于民族文化现象之外。中原神话的母题，既有与其他民族相同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同一神话在不同省区出现异文，主要是由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独特的历史经历所决定的。同时，中原的强大和崛起，使中原神话因种种机遇向外辐射，流传入本地区之后，产生文化交融，从而表现出了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特点。其间的“文化涵化”的关系十分明显。其神话实质大体一致；神话内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原神话与周边省区的关系，基本体现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交融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又是以它们之间民族的种族、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交往为前提的。

2. 中原神话在周边省区出现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边省区出现的创世、造人神话，主题相同，人物、情节、事件不同。这一类当然与中原神话无关。产生这类神话母题的心态相同，却因各地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不同而异。二是，有的神话的情节，明显说明是从中原地区传播到其他省区之后的遗存。这种从中原向周边的文化辐射，直接与民族交融的历史有关。三是，周边省区同类神话与中原神话的主干情节、事件相同或相近，但又有本地区的特点。这一类情况，有的属于中原神话的衍生；有的是结合本地区的特点，使情节、事物有所变动；有的是对中原神话的补充、附会；有的与中原神话人物活动的先后时间顺序有关，等等。

所有这些差别，构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神话的异文。

从中原现有的古典神话的本体特性来分析，中原文化既有周边文化多元交融而成的特点，又有相对集中、稳定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袤地区代代相传的文化特点。中原远古的神话带着多元的文化因子，融合形成中国神话原型后，相对稳定在中原地区，并向外产生长久的文化辐射效应。应该承认，这是中原文化的客观事实。这个原始文化现象，大体是符合中国原始文化的多元一体相互融合的理论实际的。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周边省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各民族别具特色的大量民族神话就不具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神话珍品，其艺术和文化价值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正是这一串串神话明珠，与中原神话共同构建出极其绚丽、光艳的中华民族的神话艺术的殿堂，使之共同辉映、闪烁于世界的东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不过本课题的重点只是就中原神话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价值内涵及其影响几个方面，作一些具体分析。其目的主要不是各民族神话比较，而是探讨中原神话作为文明曙光的价值和它的重要地位。

五

中原神话研究，是我国近一二十年来兴起的神话学界的新事物。它的主要特点是，建立在对广大中原地区仍然流传的活的古典神话遗存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运用多学科理论，综合探讨我国古代神话发展规律及其文化价值。它和我国以往的神话学者的传统研究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的基点就立足在田野作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

本来,从书斋走向‘ 民间 ’的研究道路,就是民俗学(含神话学)的根本道路。可是，限于种种原因，以往我国神话学界很少学者走这条道路，研究成效自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原苏联

鲍·李福清院士在研究中国神话学史的著作中，对中原神话立足田野作业的调查、研究，曾给予这样的评价："应当承认，注意到神话传说在口头流传的情况，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⑨

鲍·李福清所说的"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以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1. 明确神话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群众中口头传承的神话遗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纯在文献中搜集资料。实际情况证明：群众中保存的古代神话不仅丰富，而且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古代神话形成并保存的种种信仰、习俗、观念、制度等整体资料，对探讨原始社会与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拓展视野，对判断和论证神话所涉及的种种复杂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系统、可靠的依据。

2. 研究方法的更新。利用多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复杂的神话学问题，要比以往单一运用"考据法"、"训诂法"、"历史研究法"等更有利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疑难问题。通过对活神话的调查，也大大便利了各地区神话及其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3. 借助古今中外的理论，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我们今天就是要首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理论和成果，充实我们的理论素养，促使我们的神话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4. 必须从神话的深层文化内涵上开掘。以往，由于受古代文献记载的神话资料的局限，许多问题得不到比较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又往往只从不同地区同类作品情节异同的表层比较，总是得不到要领，抓不住实质问题，结果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果有了大量科学资料，许多疑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新的活神话材料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